春秋讞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公羊傳讞卷一

宋　葉夢得　撰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古者以元訓長與始而兼有善意故曰元者善之長也始年稱元年猶月朔稱吉月伊訓曰惟元祀

而序曰太甲元年則三代以來以始年稱元年者尚
矣此固不必為義而傳以此起問蓋疑魯不得稱元年
爾何休曰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
魯害經之弊莫甚於此王者以正朔一天下故巡守
之所謹者協時月正日而已乃若各隨其即位之年
一二以數之此天子諸侯之所同也初未嘗為之禁
自漢以後既一於用人正始立號以紀年改號則改
年矣而後天下始一於用天子之年非禁其改元禁

其改號也而何休乃因其當時所見為說言諸侯不得改元立號方春秋時安得所謂號哉此公羊啓之也　經所立者一王之大法也適因魯史以著之而非以為魯史何獨文王之王哉自春而上見其所受命者天自正月而下見天下之所聽者王故曰天王此言之序固不可以正月先王也　禮所辨者適庶而所謹者長少立適以長不以賢是也衆妾之子皆庶子豈有妾而又以貴賤為別者哉古者立庶亦

皆以長爾何以知之周景王太子壽卒王

猛壽之弟也子朝以庶長爭立故告諸侯曰王后無

適則擇立長魯襄公薨無適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

以毀卒季氏欲立敬歸之娣子裯是爲昭公穆叔不

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葢太子之弟

亦適也王猛雖幼而壽之母弟是以子朝以庶長欲

立而春秋不與使猛而非壽母弟則子朝可立矣昭

公雖敬歸娣之子而子野非適故穆叔不欲使子野

而適則昭公可立矣楚平王卒昭王以庶子為太子
而子西庶長也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弱其母非適
也子西長且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夫無適而有
長雖昭王已為太子子常猶欲易之况未立乎則庶
子未有不以長先者也晉使趙盾納捷菑於邾捷菑
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傳載邾人之辭曰捷菑也四貜
且也六雖然貴則皆貴也貜且也長趙盾弗克納而
還春秋與之則是捷菑貜且皆非正而貜且以長得

立此經之明驗傳豈不知之乎蓋但見魯成風以後皆致之為夫人遂立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論何休因謂禮適夫人無子則媵與姪娣更以左右為貴賤以次立其子且以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此皆於禮未之有聞是亦傳誤以仲子為桓母求其義不得而臆決之以為桓幼而貴隱長而賤所以從而附會為之說也

二月公及邾婁儀父盟於眛

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
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
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
為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
衆矣曷為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為可褒
奈何漸進也眛者何地期也
會者禮之名凡經書會於某者皆别於盟之辭非别
於及之辭而公羊穀梁皆誤與會侵會伐會圍會救

之會同為義故以會及暨三名皆為與復求其所以異者又以最與汲汲暨暨別之耳會自會盟自盟二名本不相關惟內辭或自我外辭或自人然後有會盟有及盟此但以別盟爾而會盟者非向所謂禮者也以人從我而我接之謂之及以我從人而人主之謂之會此乃可謂最與會侵會伐會圍會救之義同也及連辭也會聚辭也乃外辭則無辨焉直曰盟而已則所謂直盟者也及與會未有參見者惟不得已

而假之以為義故首止之會尊王世子不敢與同會則先言及諸侯而後言會王世子黄池之會進吳子為兩霸則先言會晉侯而後言及吳子以此别外會春秋之變例不可以通内盟也若及鄭師伐宋及宋人衛人伐邾及江人黄人伐陳此又内之微者伐辭以别於會伐者義自不同而公羊概欲一字齊之所以迷而弗悟也必以及為汲汲我欲之則邾儀父本為與公盟故褒而得字是乃汲汲求於我者我何為

反書及乎惟穀梁以及為内為志會為外為志似近之而又不辨其為直會直盟者左氏於直會多言會而不盟或以為後有盟而經不書似謂會必有盟者蓋又不知會自會之義而併以會盟為禮之會其失之愈遠也　言褒其失與左氏同傳知其不可通故又為漸進因其可褒而褒之之論其説愈妄桓書公會邾儀父盟於趡何為而再字乎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段不稱弟段不能弟莊公亦不能以弟弟之交譏之辭也段本非篡弑者不得與齊無知當國並言也不地此內外之辨爾在內雖當國不地則不當

國而在內者宜地矣凡諸國書殺其大夫何以不地
乎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則當國而在外者宜地矣
蔡人殺陳佗何以不地乎已殺者皆已死之辭也何
休謂殺於國內禍已絶故不地則殺於國外禍亦絶
矣安能復交連鄰國為內難而必録其地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惠公
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

桓未君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
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
為來賵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然則
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
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宰周公者非以宰氏王之三公自應舉氏今誠宰士
豈可遂以宰為氏乎說已見左氏　傳既為母以子
貴之論故謂未君不稱夫人則既君當稱夫人矣亂

嫡庶以開妾母之僭尚何以言經仲子非桓母說已
見左氏　隱立而告桓母之喪於諸侯天王以七月
來賵是仲子死在隱立之後七月之前其賵爲未緩
也安得言不及事以來起問乎葢謂榮叔歸成風含
且賵不言來來者自外至之辭榮叔不親至而使人
致之故不言來來非以其及事也若然則秦人來歸僖
公成風之襚反可言及事乎此葢亦以惠公仲子爲
兩人之誤也　仲子誠以微而不足録則沒而不書

可矣今既顯言仲子不得言微宋人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經未嘗不以尊者及卑者君可以及臣則主豈不可及妾乎此亦强為二人而為之辭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兩微者之盟不志於經畧之也凡內辭言及而不名其人者皆公與之盟有所恥則諱而沒公此言宋人實微者也以公與微者盟為恥是以但言及

然公及莒人盟於包來見公而不沒者公欲之也

何以知之大夫不敵公公欲之則見公非公欲之

則沒公書法蓋云爾莊書公及齊大夫盟於蔇者

公所欲也文書及晉處父盟者非公所欲也大夫

猶然況微者乎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

為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

公羊之學其妖妄迂怪莫大於黜周王魯以隱公託新王受命之論其說雖起於何休以元年君之始年推之學者猶疑此言不明見於傳或出東漢讖緯之徒假公羊以附會然至於邾儀父盟於眛以稱字為褒謂因其可褒而褒之為漸進夫國君即位諸侯求好而求盟春秋之常事也何獨於隱而褒儀父哉今於此復言王者無外謂祭伯為奔則加以有外之辭故諱奔而不言凡傳言王者無

外四其二以周王言之其一以周公言之獨此無
所見若謂亦本於周則王子瑕固嘗出奔矣經豈
諱之乎是與前三言不同蓋為魯辭非周辭也由
是言之傳雖不正言王魯而其說則實以隱公為
王而魯為內非何休之私矣春秋本以周室微弱
諸侯僭亂正天下之名分以立一王之法若周未
滅而黜之魯諸侯而推以為王則啓天下亂臣賊
子乃自春秋始孰謂其誣經敢至是乎將正公羊

之失莫大於此學者不可以不察

公子益師卒

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聞見異辭之論分三世亦起於公羊末於獲麟所論謂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者是也其意初但以已所逮聞者為見以父所逮聞者為聞以祖所逮聞者為傳聞其例在於日月故有日不日為之詳畧爾是以於桓會稷成宋亂亦云何休從而緣飾為之

說以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所聞
之世爲恩王父所殺故立煬宫不日武宫日所傳聞之
世爲恩高祖曾祖又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此
固未必皆傳意然傳實有以啓之矣葢其於會稷言
內大惡諱此其日言之何遠也以爲此王父之所傳
聞故不諱而日之爾今何休於此又以昭定哀爲巳
與父時所見文宣成襄爲王父時所聞隱桓莊閔僖
爲高祖曾祖時所傳聞推其大夫卒日不日爲證考

之於經皆未嘗有是意也經之所襃貶者善惡若一以恩為隆殺如休所言叔孫得臣既以有罪略之而不得日矣而季孫意如負逐君之罪以厚恩而得日公子益師無駭以恩殺而不得日如此則善惡倒置賞罰無章又何以為經乎此固自何休之失然傳為例亦自不能堅既以桓遠而不諱成宋亂又復曰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隱賢而桓賤也若但以賢與賤為别則又何以分三世而降殺乎至於以所傳聞之

世為見治起於衰亂以所聞之世為見治升平以所

見之世為著治太平其說亦妖妄誣聖亂經皆自公

羊發之故自漢以來言讖緯者悉祖公羊不可以不

正也何休不足言矣

二年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為貶疾始滅也

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

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内

大惡諱也

無駭非展無駭說已見左氏春秋所為法者正名以別嫌

也雖曰諱惡必有婉其辭而微見者未有併其實而没

之者也傳例入者得而不居今滅而謂之入則與前言入

向何別乎大抵公羊於隱傳多以託始為言葢以示新

王之意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凡隱所見盟

會入伐取皆諸侯所不得為非始也而獨於入極取牟

婁言疾始盟則以為褒會伐則不為義豈實經意哉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

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
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婚禮宗子無父母命之親沒已躬命之支子則稱
其宗弟稱其兄故國君求婚於諸侯曰請君之玉
女與寡人共有宗廟之事此親沒之辭孰謂不稱
主人哉稱諸父兄猶云可也稱師友未之前聞豈
有合二姓之好以承其宗廟之重而師友得以主
之乎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此正親沒而躬命之

者也傳但見履緰不言使故云爾不知此乃母命之辭經於履緰與公孫壽各一見正也婚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逆女不與也逆女非婚禮蓋謂國君圖婚於他國既納徵矣使其卿逆而歸之國中而後親迎則逆女與親迎固自不同婚禮主人請期賔告曰某日使者反命主人曰聞命矣及期初昏父親醮子而命之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升堂再拜奠鴈降出

御婦車而壻授綏先俟於門外此親迎之禮也故

曰冕而親迎豈有越國而曰冕者乎春秋諸侯及

大夫多有娶於鄰國因逆遂成婚者如齊高固來逆

女大夫逆而婚者也可名曰逆不可名曰親迎故

經一以逆女書之先儒遂以逆女為親迎而不以

逆女為譏蓋自公羊失之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

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也

隱公之母妾也傳言隱公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是未嘗致之為夫人也則經安得以夫人子氏薨稱乎不成其為夫人則非特不書葬雖薨亦不得書矣成之為夫人則非特得書薨雖葬亦得書矣薨與葬在為夫人不為夫人未有為夫人而不書葬不為夫人而得稱夫人書薨者也然

則子氏葢隱公之妻非母也公之妻則國人夫人之矣故公雖將不終於為君不稱夫人以臣子之辭不得不稱夫人書葬猶公之不得不稱公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

日食記異也經無所損益因舊史之文而實書之爾非謂有失於朔之前後而經有日有不日也凡書某月某日而不言朔者食非其朔日官之失也書某月而不言日者日不可見則朔與否皆不可知史官之失也日官之失舊史不敢改史官之失經不敢增各從其實而已惟書某月朔而不言日者經成而後闕者也蓋後有日則朔之日可推非經之闕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曷為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

經不書王國之事吾於左氏既言之矣凡天王記崩者非記其崩也以來赴而記也不記葬者非不記其葬也以公自往會為常事而不記也其有或書葬者有不合於禮因我以卿會之之非禮而併見之也若例以時而不書則何以見我往會之得禮非禮乎

癸未葬宋繆公

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

傳為此六例專在日月也使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以事繫日無有一闕者則此例盡行或可矣若當日而或闕其日經既不敢輒增則所以為例者豈不盡廢哉日月為例公羊穀梁之說也以經考之

蓋無有盡契者故復以變例為之說夫褒貶取舍
以義裁之則無常或可變也日月者有常而不可
易日月而可變則復安所用例乎故渴葬與慢葬
均於不得禮也渴葬則不及時而日慢葬則不及
時而不日過時均於不能葬也或隱之而日或不
隱之而日此何理也吾嘗以是徧求之未有不如
是兩可而得以移易者然後知所以為經者不在
是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
外取邑不書是也取邑者或誘而取之或迫而取
之或用兵而取之故不一以視滅國則猶以為輕
矣是以略而不書伐者討罪之名也服則止矣故
伐未有言勝敗者若伐而取邑則非伐也以問罪
為名而攘其地其罪有大於直取者故凡外與内
伐而取邑者未嘗不書猶伐而戰則言戰伐而圍

則言圍所以正伐之道也豈獨疾其始哉宋人伐

鄭取長葛固不以始也葢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

田猶書而況邑乎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曷為以國氏當國也

州吁不氏未三命爾當國者謂其欲篡奪以為君

也凡公子公孫弑未有非篡奪者大夫與國人弑

未有篡奪者何待以氏不氏為別宋督弑其君與

夷此不氏者謂之當國可乎齊公子商人弒其君
舍此氏者謂之不當國可乎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
言不期則不得言有要之者也蓋其以汲汲為及例
故於此欲强見我欲之意
秋暈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暈者何公子暈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與弒公

也

翬不氏說已見左氏若以為與弑公䝱傳言仲遂
卒不於弑時䝱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今翬於
此猶未弑隱是於隱則無罪何為而豫䝱之乎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
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
何濟上之邑也

言觀非也説已見左氏

九月考仲子之宫

考宫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

非也説已見左氏

初獻六羽

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

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柰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

非也説已見左氏古者禮之大節有四而已天子也諸侯也大夫也士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此見於廟者也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此見於葬者也其於樂亦然故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天子射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未有五等諸侯

而各為之制者也故惟宫室車旗衣服各隨其命
數其他未有不同者何此而獨以公侯為辨乎
宋人伐鄭圍長葛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
邑不言圍以小事略之也然有所見焉則亦書圍
彭城圍戚是也若伐而圍邑此正其非伐之道則
何為而不書哉經但辨伐之正不正爾安在敵之
强弱何休以伐於餘丘為例此伐而不圍者自不

得言圍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吾與鄭人則曷為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

輸者歸物之名非墮物之名則輸平不得言墮成此鄭人來輸平爾而曰吾與鄭人未有成亦非是蓋傳誤以狐壤之戰在此時諱隱公之獲而以輸

平言之彼戰而獲隱公則其成固已墮矣何用復使人來告乎若曰鄭實不告假之以見公獲則經未有設虛辭者也據左氏狐壤之獲蓋公爲太子時事在春秋前公羊不傳事竊聞之而不審是以併經意失之也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非也說已見前

七年春

滕侯卒

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

滕侯爵而謂之微國傳以為春秋貴賤不嫌同號何休云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而滕子先朝公故春秋褒之稱侯以見義此雖非傳正文即傳論之葬蔡宣公發例曰卒何以名而葬不名

卒從正葬從主人從正正云者以名告也何滕侯之
卒猶不以名告乎若以為小國而不得從正則許
男新臣卒男爵又在子下何以復名也蓋其意以
不名見微國復以微國稱侯起問而言貴賤不嫌
同號是實謂春秋託新王得擅進退諸侯爵見下
有稱滕子者遂謂滕實子爵以褒而稱侯矣何休
之言蓋有所授也

夏城中丘

中丘者何内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

中丘以夏城明知其非時左氏言之是矣城一邑亦

國之常事何足以重言哉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

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是也以為齊年以母弟稱弟

則非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何弟之云哉親

親之義固以見褒貶則言之爾齊年稱弟私之也

不然陳招亦母弟也何以或稱公子或稱陳侯之弟乎

八年春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

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

非也說已見左氏

庚寅我入邴

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

經凡直書事而不日者皆內辭也如城楚丘戍鄭虎牢戍陳取鄟之類是矣其特言我者皆斥公以見貶之辭如齊伐我吳伐我之類是矣此本不與齊事何以見齊亦欲之乎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於包來

公曷為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

何休以為人實莒子以公行徵諸侯不肯從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其迂誕蓋如此隱公本不疑諸侯不從何為經遽設疑而見其從乎凡經人諸侯者皆外之之辭也莒本無罪疑不從公而貶之為人是經以疑似而妄貶諸侯矣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

滅國與弒君之罪孰重翬弒隱公言終隱之篇貶

無駭但滅國言終其身貶使無駭卒於桓公之世則猶當見貶於桓公是滅人之國重於弒已之君也可乎

九年春

俠卒

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傳前於無駭入極不氏言貶其始滅國於翬伐鄭不氏言貶其與弒公則謂大夫不氏者皆經之貶

辭也今於俠與後柔溺復以為吾大夫之未命者既曰大夫矣安有未命而可名以大夫者乎且無駭也翬也俠也柔也溺也皆不氏者亦何以别其為貶與未命之異彼特以無駭有入極之事翬有弒公之罪而妄意之爾非實有聞於經者吾嘗求其說而後知公羊穀梁皆未嘗見周禮不知諸侯卿大夫之制故於經書氏不氏之際每紛然妄為之辭而卒不辨按周官大國次國小國皆有卿有

大夫有士大國次國之卿皆三命其大夫皆再命其士皆一命小國之卿皆再命其大夫皆一命其士皆不命而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鄭氏謂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以為文誤此其說是也參二經論之春秋所謂大夫者合周禮之卿大夫而言也凡三命者皆以名氏見再命者以名見而不氏一命者以

人見而名氏皆不見公子之重視大夫亦必三命而後得氏見再命則名而已此因先王之舊制以為書法者也魯次國也隱桓之世下成康為未遠猶能守先王之典禮卿大夫之命數不敢僭而相越故其卿三命當以名氏見則公子益師公子彄是也其大夫再命當以名見則無駭翬俠柔溺是也公羊穀梁但見莊僖以後卿大夫無不書名氏者不知大夫日强而世卿專國無不僭而三命者故

於隱桓之世每為異論吾以其後言單伯為吾大
夫之命乎天子者推之則其所謂未命者公自命
之而非天子之所命者也其意若以為天子之所
命者為命大夫當以名氏見公之自命者不得為
命大夫當以名見而不氏不知天子與公所命雖
不同而其命數則一天子之命卿亦三命也君自
命之卿亦三命也天子之命大夫亦再命也君自
命之大夫亦再命也何以天子命之則曰大夫公

自命之則不曰大夫乎既曰天子之命大夫以名
氏見矣然而單伯稱邑與爵而不名則又非公子
益師公子彄之例此其說所以反覆皆不通者未
嘗知周禮之過也由此觀之凡傳言大夫不氏者
皆可以是類求矣

十年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隱之罪人也

故終隱之篇貶也
非也說已見前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於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
再取甚之也
内取外邑或書時如僖春伐邾取須朐之類或書
月如宣春正月伐莒取向之類或書日如文春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朐之類初未嘗不日何言取邑不

日而以為例凡不日者皆以見伐取同時也此既以壬戌敗宋師辛未取郜辛巳取防自不得不各見日以為辨必謂甚一月再取則甲戌取須朐豈再取乎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

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

此取三國之師非取載也何以知之鄭之所怨者

三國而已以人情而言救載以拒三國則有之矣安得反附三國而困載乎載蓋附庸之國嘗屬於鄭者三國以鄭故伐其與國故鄭復乘其玩兵之獘而取其師爾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

滕薛皆侯爵不得為微國是亦所謂託始王魯因

其來朝襃之以為侯者也晉荀庚來尋盟衛孫良
夫來尋盟不同日尚猶各見滕薛雖微國亦安得
兼言之若遂以魯為王即則以諸侯而旅見非特
微國也雖大國亦可矣若以周未滅魯猶列國則
雖微國亦不得而旅見矣有天子在上乃使諸侯
得旅見列國之君尚足以為王法哉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

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既以君弒賊不討不書葬為天下之大法矣則不得更以隱之為義　以隱無正月起問是也以為將讓桓而不有其正月則元年何以書正月哉此隱失其

正存其元年以見正而去其二年以後以見貶故三年四年十年言王二月七年言王三月者正月適無事也其餘言春而不言月者事在正月而因以書也或者以為此十年正月適無事故不書也十年三月前書宋公衛侯遇於垂九年三月前書天王使王季來聘安知其非正月事乎

謄録監生臣胡潮